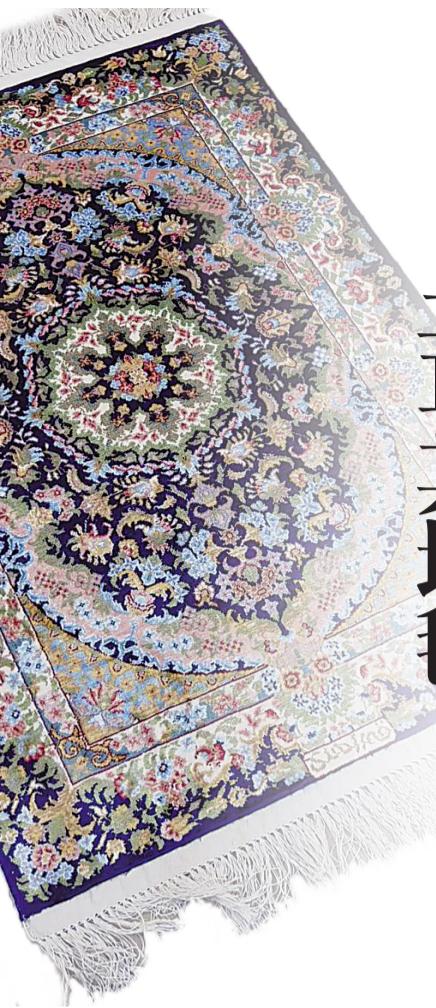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时光刻度



## 土耳其地毯

□ 杨知寒（回族）

别是属于回民的特定时刻，比如开斋节等。有几回是在我家里办事，老房子里各个房间都挤满人影，孩子们就有十来个，跑跑跳跳，手里都抓着玩具或者零食，更多时候是一块油香。我们蘸着白糖，静静吞咽，没有谁去哭闹。孩子对仪式天然地缺少兴趣，我们更喜欢看大人们安静地躺在花纹繁杂的地毯上，面目严肃地做着仪式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做，同时用余光观察别人，希望自己做好，更希望自己做对。奶奶会赞赏我，她向来不吝惜对我的赞赏。

人们散后，我和奶奶坐在客厅那张花团锦簇的大地毯上，她缝被子，我就陪在她的身边，替她将线头穿进针眼，祖孙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她说的什么我早无印象，大概是一些自编的童话故事，带着并不浓厚的教育意义。我的注意力更多留在了地毯上，数着上面似乎永远也数不完的花心。像这样的地毯，家里有好几张，我最常待在上面的还是客厅里的这张，是暗蓝色的吧，融合着红黑交织的线条，而我没见过自然界里存在这样的花，也许它们出自异域，不在东北生长。

我在那张地毯上度过了不知多少的童年时光，有时奶奶不在，我就自己坐在上面，陪着我的是一些娃娃们。那张地毯于是变作了娃娃们上演爱恨情仇的绝佳地图。经常是一个芭比美人，骑着一只玩具狗熊，在我的想象中跋涉过了山川大河、千丛万花。阳光烈，我在许多个稍显孤单的下午，目睹地毯的长绒里的灰尘钻出，在光线无形的隧道中上飞下坠。配合我最爱的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讲述，觉得自所成长的环境，就是遥远的巴格达。我能听见辛伯达在海岛沉没时惊险的呼叫，也听得见山鲁佐德编造保命故事时的徐徐低音。

我的家人们热爱娱乐，尤其是音乐，夜里的客厅乐声不断，奶奶和两个姑姑会带我在地毯上，围着最中央的花心转圈跳舞。舞姿是自娱自乐的，氛围更是，只有爷爷会相对安然地坐在皮沙发上抽着烟，在青紫色的空气里欣赏我们的消遣方式。一台卡西欧电子琴摆在厅里，被几盆长势旺盛的龟背竹隐约盖住，但盖不住它发出来的一首首舞曲。我们笨拙地一个踩一个的影子，踩不上舞点，只是维持着身体的弹动，脚步相当轻快。现在回想，那都很像是野蛮人围着篝火在进行神秘仪式了，当时或也感到有些神秘，却不知道为何能如此安享快乐。是快乐太简单便能获取，还是那时人简单，心思也简单？头顶的人造水晶灯，在夜里仿佛是倒置了的篝火，于每一个人影上空投来折射，我们则成了夜晚绽放的几粒灰尘，光里影里，虚虚浮浮。那样的晚上，几乎成为我回忆老房子时所有夜晚的模样。可见要什么是我们的的确沉湎于这项娱乐，要么就是它带来的美好足够深刻，掩盖了更多的平常滋味。

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人了，现在也没有那样的气息，老房子不再属于我们，后来搬进里面的新住户，大概率会扔掉那张老地毯。庆幸的是，和影视作品一样，每个单独的家庭都会留下他们单独的录像带，更多是照片，收在相册里。我现在家里的相册很少，多是出于一种对仪式感的保留，才会把手机里的相片冲洗一番，变成能拿在手中对照的实体。有几次我回到东北，会选个家里无人的下午，独自把老相册找出来，一张张翻看，看到在老房子里拍下的一些相片上，九岁以下的小姑娘，坐在地毯上，周围摆放了一圈圈的玩具。这自然是摆拍的留念。我在玩具的包围之中，头顶带着会发光的塑料王冠，俨然一个土豪主，展览着我的万贯家资。别说那张老地毯了，就是那些曾被我爱之重之、视其为人生知己的娃娃们，也早不知丢失在人生的哪一段。有时会觉得伤感是珍贵的，而伤感里的欢乐部分才让它真正到来。

有次在宜家和朋友闲逛，我看到地毯区里有几块十分熟悉的色彩，推着车子兴冲冲奔过去，像碰着以为不能再碰见的老友，手抓在悬挂的纹理上，久久不愿松开。回来一查，原来叫土耳其地毯啊，怪不得，倒是符合家族里的民族味儿。可我怀疑家人只是觉得它好看吧，够细密，够繁复，符合做梦的气息。其实，我们都难以区分梦境和现实，也不愿意将它们区分清楚。无论是地毯也好，相片也好，剧集也罢，那时我们没觉得这些会是梦，等到再和它们相遇了，便是缘分。

重看《我爱我家》，经常是在吃午饭的时候，一个人在书房里打开电脑，饭吃完了，一集还没播完，跟着便多看一集。有很多次，整个下午也就这样看过去，都是烂熟于心的情节，但还是忍不住想跟随它制造的闲适气氛。重看老剧，多源于这样的心情。这几年，我几乎都在看老剧，是对于童年的怀念之心越发强烈，还是别的缘故，倒没多去想。《我爱我家》在1994年前后播出，我于同年出生，我们便有着同样长度的历史。剧里的场景与我童年的生活场景十分相似，而我童年时的家庭已不可能回去。那种老旧又稍显繁复的装修风格，成为梦的一种固定布景，三代同堂的热络记忆，也成为偶尔在耳边闪回的伴奏带似的声音：笑声、谈话声、争吵声、音乐声……感谢这些美好的影视作品，让梦境有了相对真实的衍生源，只要回头看，就轻易回溯了。

我记事较早，四岁的事有些还有印象。其实在老房子里生活，不过是九岁之前的事，满打满算五年的记忆，竟然在我内心积存那么多的情感。也许因为从此之后，我和家人再也没有那样团圆地一起生活过。当时的七口之家，后来分布在几个不同的城市里，除了年节，就没有机会见了，更别提朝夕相处，所以当时在老房子里充斥着的热闹空气，至今让我眩晕。人口一多，故事便多，每天都有新鲜的情节上演。这一切又发生在一个孩子眼中，就像是一部标准的情景剧，将日常的琐碎固定在一个隐藏机位里，通过孩子的眼观摩一切，再添上幻想的滤镜。我和家人会在团聚时讨论往事，当时发生的一些是真实的，还是并不存在？他们的记忆也一年较之一年淡薄，逐渐以我的认识为准，这让我记忆中的许多场景更为恍惚，比梦还像梦。

童年记忆里父母存在的痕迹不多，我生活在爷爷奶奶和姑姑身边，家里出现的其他亲戚也多，后知后觉我出生在一个人口庞杂的家族里。爷爷行五，从他那边的亲人算起，开枝散叶，几十人是有的。这些人会在一个个节日里，互相见面、寒暄，特



街津口

## ■ 行与思

## 街津口手记

□ 安文生

关于赫哲族的思绪，如同藤蔓缠绕在心头。走进街津口赫哲民族文化村，看到猎人一家的雕像不觉得陌生。那凝固的场景，与一个失落的记忆片段无声重逢。

从前，年轻的小伙子第一次独自进山，若能猎得一头梅花鹿，便会被族人赞为勇敢的“莫日根”。他可以邀来心仪的姑娘，围坐家中分享鲜美的鹿肉，共饮温热的鹿肉汤。多年以后，昔日的青年已成了家中的顶梁柱。他带着五岁的儿子再次踏入山林，将狩猎的本领一点点教给稚嫩的孩子。傍晚，妻子抱着小女儿，站在木刻楞房前张望。她等着山里的收成，好熟制皮子。闲暇时，她低着头，用细细的狗筋线，在柔软的鱼皮衣上，一针一线绣着云朵的模样。那朵祥云的姿态，早已飘在她的心间，映在她的眼前。她会悄悄戴上玛瑙吊坠，指尖抚过清凉的石头，好像又看见他磨好那块酒红色的玛瑙时，眼里带着笑望着自己的样子……

这是我想象出来的一幕，隔了岁月烟尘，赫哲族人的生活如在眼前。

莲花河上有不知名的鸟儿飞过。河对面的山上，哨所静静望着这边。走在森林深处，撮罗子上盖着新铺的茅草，远望像一只蹲伏的毛熊。小路两边长满了湿漉漉的鲜绿苔藓。风吹过树林的声音，听着那么熟悉，像是认识很久以前不知在哪里的我们。林子里不知名的飞虫懵懵懂懂，时而落在路人的肩头。它们似乎不惧人，直愣愣地乱飞乱撞，大概没见过多少生面孔。

忍不住去想赫哲族人张弓狩猎、临水捕鱼的日子。那时候还有弓箭的余音，火旁，他们围坐着，听老人沙哑的嗓音吟唱古老的伊玛堪。故事里的风雪和英雄，在跳跃的火光中浮现。很多记忆就是这样一代代流传下来的。听老辈人说，那时的鱼真大，五十尾鱼的皮子，便能缝制一件合体的衣裳。如今，一身男装得上百条鱼才勉强够用。一件凝聚了无数道工序的鱼皮衣要卖一万多元，会做的人寥寥无几。

这个古老的民族，过去如同游鱼一般生活着。如今，他们不再驾驭着轻盈的桦皮舟穿梭于三江之水。那些曾守护一方水土的神偶，如今静置于博物馆冰冷的玻璃柜中。没人再在简陋的地窖子里生火做饭了，他们如今使用电和煤气，不再细究神帽上有几根角，生了病直接去医院，不再去麻烦萨满。

过去鲜活生动的日子，隔着展柜和图片，隔着导游的介绍，渐渐显得遥远。野生的动物要保护起来，就像那些老习俗一样。听说真正的鱼皮衣穿在身上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凉快。

看到商店里的鱼皮制品，我上手去摸了摸，感受一下它们的纹理。这习惯是从一位儿童文学作家那儿来的。她遇见路边的猫，总会蹲下低语几句，再顺顺它的毛。那原本警惕的生灵，便松弛了身体，惬意地摊开在那里，享受着她温柔的手指。“你试试，轻柔得像云”。那触感是饱满且柔软的，带着细微的、几乎无声的弹性。当花快枯萎时，是另外一种感觉。一种滞涩的、微微发脆的阻力，像是里面支撑着的东西，正一点点退去，只留下越来越轻飘的壳。

我想，曾经的赫哲族人，正是这样用身体贴着风，用心贴着水，才会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灵性。他们不仅仅用手，还用他们的身体，用醒着的感知，去触碰周遭的一切。那些守护着族人的神祇“巴哈恩都力”，就是从这丰沛的念想里长出的根须，是心底最朴素的愿望凝成的形状。想留住的，是人与万物间的平衡与安宁。他们与奔跑的兽、生长的树、刮过的风、飘落的雪，有着无需言语的往来。身上衣、口中食、栖身的屋、行走的舟，都取自于自然的馈赠。他们也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恩，捕大放小，不捕怀卵母鱼。

赫哲族人不忍心让早夭的婴孩躺在泥土的沉寂里，怕那小小的灵魂辨不清方向，便将他托付给大树，让舒展的叶片环抱着，如同睡进一个会呼吸的摇篮。灶膛里的火，也需要一双看顾的眼睛。柴添多了，饭锅底便蒙上一层焦糊的叹息。于是有了火神“佛架玛发”，像家里那位偶尔看着子女挽着袖子，在厨前忙碌的祖父。他守着那簇跃动的光，既管煮食的火候，也管人心的火候。嘴角兴许还抿着一点笑意，仿佛觉得这些围着他转、向他祈求的后辈，絮叨得可爱。

走出街津口时，解说员正礼貌微笑着和另外一些游客寒暄。他们是她接待的上一批客人，她可还认得其中哪一张面孔？街津口或许也是一样，无数先民经过，又如风消散。但是，他们的气质和秉性，无声地流淌在这个民族的血脉里，沉淀在那些民俗文化之中。那些至今仍在呼吸的古老习惯，便是赫哲族人未曾远去的低语，是街津口不曾磨蚀的神秘年轮。

## ■ 民艺撷英

## 那些听大本曲的日子

□ 尹祖泽（白族）

白族艺人弹唱大本曲  
图源自新华网

身上了，挨一顿骂也无所谓。不一会儿，又打架了，哭了，把场院搅得活跃起来。

“来喽！来喽！”几个小孩喊叫着跑进院子，接着就来了千人等。走在前面的，是置办大本曲会的领头人；跟在后面的，是唱大本曲的艺人。只见这艺人五大三粗，袒胸露怀，一摇一摆踩着韵脚，纸扇儿一张一合，运转自如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洒脱相。

“嗬，三哥有门儿，把阿黑请来，今晚这场曲有听头。”

阿黑唱大本曲唱得最好，每年唱大本曲的时节，他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全国民族歌舞调演时，他还进京唱过大本曲呢！

“怎么不见他带唱本？”

“唱本都装在他肚子里呢，提啥戏唱啥戏，不少一个字，

不差一个词，神着呢！”

弹三弦的是个标致的小伙子，白白净净，中等个儿，还是回乡知青。姑娘们眼尖，瞅着弹三弦的青年指指点点。

主持人往台阶上一站，大声说：“今晚唱啥大本曲，大伙儿提。”

“《赵五娘寻夫》。”老人开腔了。老人们最爱听讲忠说孝的曲目，而且也想让子孙们听听，古人是怎样孝敬父母、忠于丈夫的。

“《铜雀案》。”院坝里的妇女叫起来。妇女们最恨的就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最佩服的是秦香莲。秦香莲在她们心目中是了不起的女子，是女中豪杰。

“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！”青年们从暗处走出来直嚷嚷。他们之所以要听《梁祝》，就是要感受古人那种情意缠绵、至死不渝的爱情。

见儿女们站出来说话了，老人们也不好再出声。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怎能与小辈儿争执呢？

“好，就唱《梁祝》。”主持人一锤定音。

“嗬！”惊堂木拍在桌上，发出炸雷似的响声。满场人一愣，打住闲话。小孩也乖顺地偎依着大人。

演唱人开场白：“天苍苍野茫茫，自古婚姻多艰难。有情有义难成对，活拉强扯配成双。说唱一段悲伤事，天下父母记心上——哪！”

叮咚叮咚，三弦奏响了过门。演唱人从容地戴上墨镜，抿一口茶水，扇子一展：“各位父老乡亲听我唱哪，哎嗨哟，

咿哟咿那咿哟嗨……”三弦过门转“平板”，演唱开始了。

大家伙随着抒情的唱腔穿越时空，跟着梁山伯漫游在春光明媚的西湖边。阳春三月，湖水荡漾，柳枝轻拂，鸟鸣蝶飞，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桥上相遇的场景……

脆亮的“快板”似高山流水，千回百转，流得疾，跑得快，铮铮作响。大本曲艺人声情并茂地把梁祝二人同窗五年的生活、友情、爱情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快板”中穿插“螃蟹调”。演唱人用夸张的语句大力渲染，使曲调始终贯穿于轻松活泼、逗趣的境界，引得听众哄然大笑。

人们听得津津有味。思想里的烦恼，心底的愁结也被疾风般的唱腔吹走，留下丝丝温情。笑意在一张张脸上绽放，大家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浪漫的读书声中，为梁山伯的忠厚、祝英台的多情而深深感动，都盼望祝英台的身份赶快揭开，好让二人结为夫妻。

蓦地，“快板”转“小哭”。演唱人挣着假嗓子拟女人音，悲声切切，作抽泣小哭状。活脱脱上演了祝英台听到梁兄一病不起、危在旦夕的消息后，极悲地提笔给梁兄开药方的场景。十味药，什么配什么，写得对仗清楚；什么药怎样煎怎样的服药后要忌食什么、注意什么，嘱咐了又嘱咐，祝英台把满腔的担忧和思念，尽情挥洒在药方上。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一副药方，也是世上最珍贵的一封情书。然而，药方再好，情意再深，也治不好梁山伯病入膏肓的相思。

叹气声由老人们嘴里发出。

年轻人沉默不语。他们被梁祝二人高尚纯洁的爱情感动了。他们就是不明白，古时候的人怎么就遵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错配婚姻却一忍到底，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呢？由此，他们也更看重自由恋爱的可贵，懂得了怎样珍惜爱情、呵护爱情。

夜深了。小孩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。母亲的热泪滴在他们的脸上，他们却毫无知觉，继续着美梦。

梁祝的故事进入了高潮。最后一场是祝英台在梁山伯墓前大哭。那扯心揪肺的“大哭”，把整个院坝淹没了。

“嗬！”惊堂木响处，只觉霎时狂风大作，雷鸣电闪，暴雨倾盆——墓裂！祝英台纵身投入墓中。即刻，风停雨息，天空晴朗。反抗旧婚姻制度的两只蝴蝶由墓中飞出，在天空中自由飞翔。

叮咚，曲止调终。录音机哑然，磁带空转。好一阵静。  
五十多年弹指一挥间。那些听大本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那种听着曲子的兴奋、紧张，也消失在岁月中。